

大型传统连本戏

明堂卖人歌

《粉妆楼》第二集

(根据同名小说及传统本整理)

初稿

高甲文心团

胡奎卖人头

《粉妆楼》第二集

人物——

胡奎
毛守备
毛夫人
侯登
罗混
侯夫人
柏玉霜
秋红
龙太太
龙标
祁子富
王二
臧知府
谢元彪
孙坤
王仲
李仲

军士甲、乙、丙、丁、戊、己
梅香
婢女甲、乙、丙、丁
家丁甲、乙、丙、丁
家院
喽兵甲、乙
衙役甲、乙、丙、丁
老家人
李军厅
王巡检
剑子手甲、乙

场 次——

第一场	通	緝
第二场	闻	凶
第三场	出	逃
第四场	被	捕
第五场	入	獄
第六场	偷	头
第七场	卖	头
第八场	藏	头
第九场	会	医
第十场	回	山

第一场 通缉

时：距第一集的二个月

地：淮安锦亭衙城门外

人：胡奎、祁子富、毛守备、毛夫人、侯登、军士甲、乙、丙、丁、戊、己、梅香、众百姓

[幕后合唱——

兄弟纷飞各天涯，
弟入淮安竟遭灾。
杀人头，卖人头，
买卖人头衙门开。

[布在合唱声中徐起。淮安城门之一，

胡 奎：(唱) 在京大闹满春园，
护送祁家父女返淮安。
罗家兄弟离别久，
杳无音信空自叹。

俺，富玄坛胡奎，前者，同结义兄弟罗灿、罗昆，大闹满春园，打了奸子沈廷芳，解救祁子富父女来至淮安，闻说罗国公全家被沈谦陷害，我二位义弟尚无消息，实令人挂怀在心！今日来到淮安，顺便到豆腐店探访祁老伯，叙叙一番。

(祁子富上。

祁子富：胡恩公！上

胡 奎：祁老伯！

祁子富：胡恩公，老汉正要去胡家镇拜访。

胡 奎：在下也正要去豆腐店找你。

祁子富：胡恩公！

(唱)阮父女被奸子困在满春园中，

多谢您兄弟解救阮回转故乡。

胡奎：(唱)结伴路过鸡爪山遇众英雄，

裴谢诸寨主盛情款待辞回胡家庄。

祁子富：(唱)恩公高义又助我在淮安经商，

为谋生计豆腐店得开张。

胡奎：(唱)最难忘——

祁子富：(唱)挂心肠。

二人：(唱)风闻罗府受灾殃，

二位世子不知生死存亡。

(内开道锣声，喝道声阵阵。)

胡奎：锣声开道，是什么狗官经过。

祁子富：此处路口，咱且去那里歇息一番！

胡奎：也好！(祁下)

(四军士唱道上。

(毛守备上。

毛守备：(唱)圣旨牌告示甚威风！

捉到钦犯好立功。

东南西门已示过，

在此北门要细加周祥。

锦亭守备衙在左近，

出入众多乘杂须要严防。

来，捧过圣旨牌告示！

(内应声，军士戊、己扶出画有罗灿、罗煜图形及通缉告示榜文的高脚牌，

毛守备：在城门边插上。

军士戊：领命。(欲插)

(忽毛夫人内声：“且慢！”——毛夫人上。梅香随上。

毛夫人：相公，且慢插牌！

毛守备：夫人，这是何故？

毛夫人：相公，才自青溪的丘半仙为阮相命，说阮在近就有诰命之份。看过相公的“八字”也是不久有大福祿，守备至少可升做提督。又说咱夫妻的福份，就应在這圣旨牌告示之上。

毛守备：这话怎说？

毛夫人：他说天机不可漏泄，到那时你就知。如今只要告示牌方位无差，自有灵验！

毛守备：插牌不可随便，要坐东看西，牌面向着咱锦亭衙正门，
不得有误！

军士乙：领命！（插牌）

毛夫人：相公，就将圣旨悬挂告示案由，当众晓喻一番。

毛守备：是！来——

军士甲：在！

毛守备：吩咐邻近百姓都来听喻看告示！

军士甲：是！（向内）众百姓听者，守备大人有命，着众人看过告示近前听喻！

（内声：“来了！”——众百姓上，胡奎、祁子富随上。

百姓甲：人要顾趁食，叫人去看什么告示。

百姓乙：说是什么是赏捉拿钦犯！

胡奎：什么钦犯？

祁子富：咱也跟人去看一下，

军士甲：禀大人，众百姓都到了！

毛守备：好！你等众乡民肃静听者，梅威大人奉到圣旨：“大学士沈谦奏说：赵国公罗增领兵征讨赵鞅，兵败降番，万岁大怒，将罗增满门抄斩，罗增两子在此，长子罗灿，次

子罗焜令将其画形图影，仰各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严加缉获，拿住者官员升三级，军民赏银千两，如若隐匿不报，一体治罪。”着着，两个形图，这是罗灿，这是罗焜。捉拿、报官者皆有重赏，包庇者重罚，你等听懂吗？

胡奎：哎哟哎哟，到底是谁？

祁子富：（拉到一旁，低声）正是罗府二位世子！

胡奎：怎么说？是我二位义弟！（近前一看）哎！哇啦啦！沈谦奸贼可恨阿！（怒极挥拳）

祁子富：（急忙解劝）恩公！不可！上上

毛守备：相公，那黑汉可恶……

毛守备：是！左右，将那黑汉绑来！

军士甲乙：领命！（上前架住胡奎两臂）

胡奎：（一楞）怎样？

军士甲：守备大人要绑你！

胡奎：绑我！（挥拳打倒军士甲、乙）

祁子富：胡恩公，不可！上上

（打闹声中侯登上。）

毛守备：该死！来，围上！

军士丙：（也上，与军士甲、乙围上与胡奎对打）

（四军士围住胡奎，被胡奎打得东倒西歪。）

毛守备：（拔刀）来，杀来！

侯登：毛守备，将过贼擒来！

（毛守备持刀欲上。）

祁子富：贤弟，你母亲来叫你！

胡奎：啊？

祁子富：在那处，紧走！（推胡奎下）

毛守备：（欲追不及）贼子！……来啊！——追！

毛夫人：既走就罢！相公，回衙！

毛守备：（收刀）夫人先回，下官随到。

毛夫人：是！（下，梅香随下）

侯 登：毛守备！

毛守备：原来侯公子！你为何到此？

侯 登：今日戚和府公子周岁，才自赴宴欲回，遇见这黑汉在此吵闹，大人，这是何故？

毛守备：奉旨挂牌告示悬赏捉拿钦犯，这黑汉来得跷蹊。

侯 登：请问大人，钦犯乃何人？

毛守备：钦犯乃是罗灿、罗焜，其父罗增兵败降番，被万岁抄斩全家，二子在此，以此出告示悬赏捉拿。

侯 登：是谁？

毛守备：是罗灿、罗焜。你可自去看来！

侯 登：（看牌，随手抄旨后复来）果然是罗灿、罗焜，如今我侯登就天从人愿了！

毛守备：侯公子，这话怎说？

侯 登：守备大人！

（唱）阮姑丈柏文连是西安都指挥，

表妹玉霜在家独守孤帏。

伊是继室夫人的前妻独生女，

我同伊姑表兄妹正好效于飞。

毛守备：是啊，柏大人无有男儿，你若与玉霜结亲，柏府家产都全落在你手中了！

侯 登：虽是如此，可是——

（唱）谁知好事多磨事与愿违。

毛守备：何故？

侯 登：（唱）姑丈作主将她配与——

毛守备：许观何人？

侯 登：就是过个罗焜！

(唱)害得我眼睁睁望断香闺。

毛守备：如今罗焜是在逃欽犯，那玉霜小姐终究要属于你公子了。

侯 登：是々！只要你守备大人能将罗焜捉拿解京正法，那玉霜表妹必定是我的了！

毛守备：捉拿罗焜，我看还是在侯公子身上。

侯 登：这 怎说？

毛守备：罗焜既是你姑丈的子婿，他若走投无路，必定投奔柏府，到时你要助我擒之。

侯 登：罗焜若来，一定无放他走，到时定要助你守备大人得赏升官。

侯 登：到时他若来，一定无放他走，到时定你守备大人升官发财。

毛守备：可是真话！

侯 登：一言为定！

毛守备：侯公子礼让，令人钦敬！

侯 登：还木哩！守备大人，才自臧知府说山东登州又鸡爪山贼寇，甚是猖獗，咱这个淮安府是他出入必经之路，须防备一二，

毛守备：此事公子尽可放心，官军早有防备！

侯 登：防备？方才那个黑汉，“贼面菜公生”，莫非来自爪山也未可知！

毛守备：看他方才举动，莫非与罗焜有什么牵连？啊！可惜给走了！

侯 登：是！罗焜与鸡爪山定有牵连，只要有防备，伊是早要走歪路！

三守备：^{罗焜}（念）只要王霜能到手，
侯登：（念）只要王霜能到手，

三守备：（念）升官发财不用愁，

侯登：（念）玉暖香温无他求；

二人：哈哈！——请！

——帘下

第二场 闹凶

时：紧接上场。

地：柏府内厅……

人：侯夫人、侯登、柏玉霜、秋红、婢女甲、乙

〔帘开，侯夫人上，婢女甲、乙上。〕

侯夫人：（念）得配高官作儿媳，

亲生无子也神伤。

前人之女肉中刺，

怎奈去留难主张。

老身侯氏，少守深闺，择配难得，青春已过，权为继室。配夫柏文连，官居西安都指挥之职，堪叹他长年宦迹在外，膝下只有前妻独生女玉霜，倒也规矩，但非我所出，无由生爱。内侄侯登，要与王霜结褵，我想若能成就，内侄入赘，家财也免旁落。不意我老爷竟将王霜亲事配与越国公罗增次子罗焜，真是令人烦闷啊！早间侄儿去臧知府处赴宴，为何未见回府？

〔侯登笑喜上。〕

侯登：（念）大快人心事，说与姑母知，参见姑母！

侯夫人：侄儿回来，请坐！

侯 登：姑母！哈々々嘻々々！奇事！上上

侯夫人：侄儿大笑何来？

侯夫人：什么奇事，你就说来！

侯 登：姑母啊！

(唱)可笑老姑大有眼无珠，

将表妹嫁与罗增做媳婦，

贪他是世袭公爵，贵显又膏腴，

谁知今旦全家以新棺木百外区。

侯夫人：那罗焜呢？

侯 登：(唱)罗从罗焜兄弟远走外乡里，

画形图影榜文张贴要捉他去凌迟。

这项事情奇又奇，

误了表妹终身要怎生？！

侯夫人：(唱)提起玉霜惹我气，

不是亲牛终究是隔田水。

自从许为罗门媳，

对我就要理若不理。

日在闺房挑花刺绣，

顾伊发落做少夫人的大志(事情)。

如今罗门看事全家死。

我就用活来共伊讥刺。

侯 登：讥刺无能用，侄儿却有一思量！

侯夫人：贤侄有么思量？

侯 登：姑母啊！

(唱)姑母半百高年纪，

膝下又无亲生儿。

玉霜嫁出万贯家财都归伊，

你就人财两失半世无依倚。

如今罗门死绝玉霜须别嫁，

侯夫人：（唱）就请你姑丈为伊另配来道。

侯 登：姑母啊！

（唱）姑丈在外为家事你主持，

望姑母你来为伊再择配，

只要近托眼前何必 求千里。

侯夫人：眼前？眼前莫非贤侄有意？

侯 登：是啊！难道姑母你不 侄心一直为伊颠倒！如今……

侯夫人：如今你想——

侯 登：我想个两全之计：一者，这家财不落于他人之手；二者，你姑母下半生也有照顾，这岂不是亲上加亲，一举两得！

侯夫人：是啊！

侯 登：只要姑母成全，表妹给我配，我就来进赘，任是我的父母，既是你的子媳。终身共结，奉养，您破病我共你创，你出山我送葬，你抬骨我做墓。……

侯夫人：煞啊！越说越不是话。此事我岂不挂虑，只是玉霜过了头脾气倔强，不好说话，我这做姑母实是无了主张！

侯 登：前者无主张，如今却是该有了！

侯夫人：你是说将罗焜……

侯 登：侄儿看来，如今该将这（取呈告示抄文）消息告知表妹！绝了他对罗焜之意，定要牛肉五斤，不怕她不侄，只要姑母做主，自无不成之理。

侯夫人：告示取来，你且退一边，

侯 登：遵命！（呈上告示，下）

侯夫人：荷华！请小姐过来！

婢女甲：晓得！小姐请出！

（内声：“来了！”——柏玉霜上，秋雪随上。）

柏玉霜：（唱）听见母亲有叫声，

放落针线到内厅，
未知有么相教示，
最紧近前向分明。

参见母亲！

侯夫人：免！

柏玉霜：未知母亲唤儿近前，有么教示？

侯夫人：女儿，事情不好了！

柏玉霜：什么？莫非爹爹任上有什么风声？

侯夫人：不是你爹爹有什么风声，却是你爹爹误你终身！

柏玉霜：爹爹何事误了女儿？

侯夫人：你爹爹有眼无珠，将你许配罗门为媳。贪他荣华富贵，沈太师保举罗增征剿蛮寨，兵败降番，万岁将他全家抄斩。可怜你婆婆，不想他全家百口，尽作刀下之鬼，只有二位世子逃走在外，如今画形图影，张挂榜文，要天下州县捉拿，他全家死绝将完，这岂不是你爹爹误你终身？

这是告示，你自己去看。（付抄文）

柏玉霜：（接过抄文，看过）怎么说？

侯夫人：罗门全家死绝要了各！

柏玉霜：（昏绝，复甦）我苦！

（唱）闻说罗府全家惨死，
夫婿在逃下落未知。

夫主呵！

可怕你流落外乡里，
莫非从此冤沉海底？！

侯夫人：女儿安定！上上

柏玉霜：婆婆呵！

（唱）堪又玉霜苦命女儿，
害得婆婆命赴阴司。

阮身恰似浮萍无着落，
从今以后阮要怎生？

侯夫人：王霜女儿，你也不必悲伤，你还未曾过门，罗家就成反叛，就使罗焜尚在，今也娶可娶你。不如待你母为你另选佳婿，阮二老也有所依靠。

柏王霜：哎呵，母亲你何出此言！子虽是女流之辈，也晓得三贞九烈。既受罗家聘礼，生是罗门之人，死是罗门之鬼，那有再嫁之理！

侯夫人：胡说。你若不嫁，便是反叛亲属，我柏府是忠臣良将，岂能容你？

柏王霜：此事关系广风大计，也是女儿终身大事，须由爹爹做主才着！

侯夫人：什么？你爹远宦千里，如今事情紧急，你母也是一家之长，难道就做不得主。

柏王霜：呵！母亲，你要做主，未知母亲如何主张？

侯夫人：依我主张，王霜女儿呵！

(唱)我内侄侯登夫书识理，
共你正好结成连理，
这是一举两得好事情，
今逢吉日就可乘此佳期。

柏王霜：母亲呵！

(唱)子是罗家妇怎可改移，
再配别姓子有辱门楣。
宁随妾等黄泉路——

(侯登暗上。)

侯登：(接唱)何不同我入罗帏？

柏王霜：(唾侯登面)呸！母亲，我死去的母亲呵！(掩面痛哭)

下，秋红随下)

侯夫人：哎阿你——

侯登：我？不，惊鸡仔会走出我手掌心！（向夫人附耳）如此如此——

侯夫人：（频频点头）……

二人：（同笑）哈哈……

—— 帘下

第三场 出逃

时：上场当晚

地：松林及龙家

人：柏玉霜、龙标、龙太太、秋红、侯登、家丁甲、乙、丙、丁。

（二帘外，柏玉霜如皇奔上。）

柏玉霜：（唱）逃出府门奔何方？

夜黑路滑步踉跄。

夫君流落未知存亡，

后母逼嫁狠毒无天良。

侯登淫棍太无耻，

潜入我绣幃欲行强。

被迫无奈性出走，

四顾茫茫何去何从？

罢了！

欲再前行已无路，

松林之中把命丧。（解下绶带奔下）

（龙标持弓叉及猎物上，

龙 标：(唱) 山间打猎奉慈亲，
闯走野岭除强人。
经过古松林路口，
林中仿佛有人影。

唉，穿山甲龙标，打猎回家，路过古松林，忽见林中人影，待我近前视过。(下，背负柏玉霜上。)啊！原来是一个女子，上吊自尽，看她气尚未绝，待我将她借回，由我母亲救活，也是一件好事！

(唱) 救人一命行善事，
定教母亲心欢喜！(下)

(布开，龙家。

〔龙太太扶拐杖上，

龙太太：(唱) 打猎为生隐深山，
母子相依度艰难。
日出日落寻常事，
未见子返心悬々。

老身龙太太，是这伏龙山下龙镇的老猎户。子儿龙标，早年出去打猎，至今未回，令我挂怀在心。

〔龙标背着柏玉霜气喘吁吁地上。

龙 标：母亲，快来！上上

龙太太：子儿，你回来了！这是什么？

龙 标：是，子是救……救这女子？

龙太太：“老鼠”？

龙 标：无，是“女子”，我共伊救活来！

龙太太：救活？

龙 标：(将玉霜放下)就是这个女子。

龙太太：啊，都是一个青年女子！我苦，无拜死赖仔，叫你上山打猎，你去抢“查某”！你好该死！(挥拐杖打下)

龙标：(跪下)母亲息怒，容儿禀明。

龙太女：(坐)从实说来！

龙标：这一女子，在古松林内，上吊要自尽，子将她惜回，请
母亲将她救一下。

龙太女：唔，是我不看，起来！(一看)啊，是富贵人家闺女千金，可悔事，气还未绝，紧捧烧汤来救。

龙标：是！(急入内取汤上，灌救)

二人：(同喊)小姐醒转来！

柏玉霜：哎哟！(悠悠醒转)

(唱)魂魂悠悠如入梦，
一时开眼又惊慌。

龙太女：小姐安定！

柏玉霜：老婆子，这位大哥是——

龙太女：小姐不用惊慌，老身龙太女，这是我儿龙标，我家是这
山中猎户。

龙标：我回家路经古松林，见小姐自寻短见，将你救回家中。

柏玉霜：多谢老太女，大哥救命之恩。

龙太女：你是谁家女子，为何要自尽？

柏玉霜：啊，我柏玉霜命好苦啊！

龙标：莫非城内柏都指挥府中。

柏玉霜：正是，柏都指挥正是我爹。

龙太女：是柏小姐，你为何如此？

柏玉霜：奴家随后母侯氏，在淮安府中，我爹将我配与越国公罗
二世子，昨日后母内侄侯登报冤，罗氏反叛，全家抄斩
二世子逃走无踪。后母自我改嫁侯登，是我不从，以此
出走，无奈自尽。多蒙相救，只是我如今进退无门，不
如一死为好！